

世界革命婦女列傳



世界革命婦女列傳

守田有秋 著

楊騷 譯

一九二九年十月付排

一九三〇年二月出版

世界革命婦女列傳

每冊實價五角半

不 准 翻 印

譯 者

楊 騷

發行者 北新書局

總發行所 北新書局

分發行處

北平 琉璃廠
南門外 新華北
開封 永漢堂
重慶 天北街

北新書局

譯者的幾句話

1 譯者譯此書，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動機；著者在序文中說：『這本小小的著述能夠給與讀者如何的利益，是我所不知道的，然而我相信，像這樣的著述也有存在世中的價值的。』如斯而已。

2 至若當此革命神受難，小百姓遭殃，而有產階級橫行，丘八老爺跋扈的時候，這本譯書如能夠給與讀者一點什麼刺戟或暗示，則是譯者的望外的歡慰了。

3 這本書是從本年三月日本發行的『解放』雜誌國際無產婦人日紀念特號譯出來的。據說已有了單行本刊行，但當譯者想譯的時候，曾托內山書店定購一本，可是等一星期，兩星期，三星期，以至於一月兩月，終不見得寄來；問之內山書店老板，則說或許被扣留了的。不得已，乃據上述的雜誌譯出。至於爲什麼要急急於譯這本小

冊子呢？那原因是極簡單的，就是春潮書局的廣告已出好久了，再遲延恐對於或許有的不少想看此書的人不好意思呀。

單行本的內容如何譯者沒有見到不知道，但想大概也是一樣的罷。如果單行本的內容豐富些，將來有機會再添譯進去也不難。

4 裏面有『勞農俄國視察記』及『基爾保的瑞士追放記』兩篇，譯者認為不必要，刪略了。

又我們中國的革命婦女，著者是舉出孫文夫人及廖仲愷夫人兩位的，記述簡單，算不得什麼，譯者不想譯，便不譯了。日本的革命婦女著者舉出大須賀里子女史及堀保子女史兩位，也不譯出，理由同上。

5 譯者寫到此，不知怎地總有兩句話非喊出來不可的慾求，就是：

世界革命婦女萬歲！

中國婦女革命——也萬歲萬萬歲！！

這就夠了，就此請想看此書的讀者看入本文，祝讀者的健康！

一九二九，六，三十夜，於上海，蚊子咬人的時候。

楊 騷

目錄

譯者的幾句話.....一

俄國

俄國革命的祖母（碧列茜科斯加亞）.....一

蘇斐亞•碧羅斯加亞.....一七

維拉•查斯莉璣.....三一

克魯勃斯加亞•武里亞諾瓦（列寧夫人）.....三五

亞歷山托拉•珂倫泰.....五一

馬里亞•比斯莉朵諾瓦.....六九

伊涅斯•亞爾曼女史.....七三

英國

愛瑪琳·潘卡斯特·····七七

女權擴張示威運動·····八九

法國

路易斯·蜜茲雪爾·····一〇一

美國

愛瑪·哥爾朶蔓·····一〇九

意大利

安璣愛里加·巴拉巴諾瓦·····一二一

德國

羅維·魯基仁勃爾格·····一三五

克拉拉·折特金……………一四五

敏娜·科愛爾……………一五五

俄國革命的祖母

碧列茜科斯加亞

1

是數年前的事：被稱爲俄國革命的祖母的碧列茜科斯加亞到日本來了。那時，她已是耳朵都聽不見了地那麼年老；在去訪問堺君的時候，她一聽到是日本的同志，竟不覺地擁抱他而接吻了。

當二十年前我們的先驅者平民社的諸先輩，在「革命婦人」一小冊子之中，說及這偉大的婦人之時，誰會豫料到二十年後，她竟成爲俄國的政府代表者所歡迎的一個革命婦人呢？

在一九一七年的第一次革命後，碧列茜科斯基亞才一時中止了漂浪流竄的生活，回來俄都。據說當時的首相克倫斯基，代表俄國民衆歡迎了她；但我們想回顧這位有不拔的革命精神的，鬥士的老婦人的過去的生涯看看。

愛加蒂莉娜·碧列茜科斯基亞，是在一八四三年生於南俄幾尼爾尼哥的貴族之家的；在她十五六歲的時候，正是俄帝亞歷山大二世繼着父王之後即帝位，施行所謂新政的時代，而這新施政第一就是農奴解放。可是這農奴解放，不過是把向來束縛農奴的鐵練，換以繩索，于農民則給以石塊來代麵包，給以蛇來代魚而已。他們新得到土地，是小得負擔不起政府的新課稅的。然而政府爲着要確保徵稅，在農民的生活上加了許多制限，所以農民的貧困的程度，只有比從前更深刻起來。他們現在，與其做從屬於政府的納稅動物，寧願如從前地做隸屬於貴族的農奴了；由是，在國內的各處，一時起了不少的農民暴動。據當時的內務大臣的報告，在農奴解放後的兩年

間，於廿九州內所起的農民暴動之數，有千一百回之多。即此一事，也可見亞歷山大二世的新改革，不過是表面上的改革，而反要使農民陷於困苦中了。但那些對於賞給的新自由一點都不感謝，而反要以暴動相報的農民，終於被兵力所鎮壓，被炮火所虐殺了。

在當時所有的革命志士，看到這種的事實誰都要憤激，就中尤其是碧列茜科斯加的少年的血潮，極度地沸騰了。革命運動在各處發生了；然而當初的運動，不過單是啓蒙運動，『啓農民們之蒙，使他們由自己的能力，得到他們真的自由與幸福！』這是當時的志士所喊的標語。此後，更給與俄國的解放運動熱的，實是巴里公社的暴動。被這個事實所激動的俄國的解放運動者們，感到要做啓蒙運動的準備底研究，有先留學於他國的必要了。由是，自一八七〇年代之初，在革命志士之中到瑞士留學去的，急遽地增加起來了。當時的俄國政府看到這個情形，極力想法要使這些革命黨員歸國；一八七三年的『告瑞士在留的俄國男女』這個有名的詔勅，就是這時發

佈了的。然而俄國政府這樣的努力，也不會收到什麼效果；俄國的青年男女，依然在外國熱心研究，直至革命運動的準備完成了，他們才回本國來。

2

在這時，碧列茜科斯基做了些什麼事？

當時她痛感着農民教育是最大的急務。剛好，她所結婚的一位自由主義青年，有着相當的資產，便爲她設立了農民學校。這樣，他們就從革命的第一步，即先從農民的啓蒙運動着手了。

然而時代的形勢，不許這種紆緩的手段。

因此，碧列茜科斯基和她的同志們，對政府追求可以伸張農民權利的詔勅和法律起來，好不容易，農民選舉地方官的權利才被認許了。她和同志們，選舉以農民的利害爲念的自由主義者們爲陪審官，爲裁判官及其他的官吏；不待說這種運動，是

大使本來的官僚與地主及其餘類憤激的。由是，這一般人便向內務大臣密告碧列茜 科斯加亞是個陰謀者，結果，有些同志便被流放西伯利亞去，有些便無理由地被拘禁了。而碧列茜科斯加亞的父親的官職，竟也以放任危險人物的女兒爲口實，無理地被剝奪了。

於一八七一年，一位叫做涅賈愛夫的自由主義者，才開始組織革命黨，然而終於被捕了。從此以後，政治犯人便不絕地被送到西伯利亞去。

當時的政府失策地把解放運動的文書公佈了，民衆讀了這些文書，解放運動的火便到處燃燒起來。

那時碧列茜科斯加亞廿六歲，她以爲夫婦間明白地互相交換運動上的意見，現在正是好機會，便對她青年的丈夫，究問對於主義的意見及態度；他答道沒有甚深的覺悟。由是，她便與丈夫分離，單獨地向運動裏頭驀進下去了。

革命黨的本部當時設在基夫地方，稱爲公社，就在這個市內組織了祕密的宣傳

隊，碧列茜科斯基亞自己化裝農婦，各處演說。這樣，革命思想便到處如電光地廣布了。

一八七四年，政府對革命黨取猛烈的鎮壓手段，一時竟逮捕了一千以上的男女；碧列茜科斯基亞也是被捕的一個。那時她因為用嚇格拉，科薩亞的假名，不容易被政府所發見，可是宿在波多利阿這個旅舍時，旅舍中的女僕在她的箱篋裏發見了黨的宣言書及明記運動區域的地圖，密告於偵探的男僕，所以終於也被捕了。

起初像畜牲似地被投入地方監獄的可怕的不潔之中，後來被移到比得爾斯布爾的新監獄。在那兒是長九尺，寬五尺，高七尺的地窖，她就被幽閉在這窖中，兩年間一步也不得外出的。

俄國政府舉行過了一千人以上的大搜捕，却把這一羣人四年間放棄在未決監獄裏不管，因此歐洲喚起正義的輿論來了。計在這四年中間，病死或發狂的一百九十人，被處刑的三百人。

碧列茜科斯加亞因太憤激拒否裁判，竟被處六年的重罰了。而這些犯人，須歷五千哩的雪的旅路，被押送到西伯利亞的加拉的鑛山去。

3

他們以十人爲一組，從牢獄中被引出來；並且那是在夜中神不知鬼不覺地被拖出來的。街上十一輛堅牢的三乘的囚車等着，碧列茜科斯加亞就被押入這樣的一輛馬車中了。兩個肥大的憲兵強插在囚人的中間，囚人們互相擠得差不多連動身都不得。這樣，三匹馬在一鞭之下齊驅，踏出五千哩的旅程的第一步了。這些馬車沒有彈機，車身搖動得要顛覆了似的，囚人和囚人之間，互相不絕地在碰響頭。馬匹每一兩句鐘頭便調換一次，新的馬一似疾風地奔馳。一行就好像暴風中的船隻，晝夜沒有間斷地在搖動中繼續着旅程。就是調換馬匹的時候，也不會停止十分鐘以上的。無論你怎樣想睡也睡不得。一行雖感着難以名狀的苦痛，但憲兵一刻也不離囚人們的身邊。

在這車中有三個婦人，是想跟着丈夫在流配所望月，才參在這個困苦の旅行中的，但這些人也要受着和囚人同樣的款待。

男囚們，豈但手脚被重的鐵鎖扣住，而且一半頭髮要任憑着牠伸長，別的一半却要剃得短短的。

這些人們，本持有在出發前朋友贈送的錢，但這錢都被官吏沒收了。而得到的，只是政府所規定的每日支給的九分錢。他們就僅僅地靠這點錢來飽肚腸。

一行在車中搖了一星期之後，才被移到第一驛站的牢獄裏去。但那也不是個好安息的地方；難堪的臭氣，種種的害蟲，窒扶斯、肺病，壞血病等等的病毒，是充滿牢中的哦！

囚人們就只在長櫬上，沒有被褥，什麼都沒有地橫臥了的。

從隔壁不絕地發出婦人的呻吟聲，病兒的痛哭聲，這些聲音慘不堪聞地傳來。壁上刻着種種的文字，這些都是他們的先輩，先驅者所寫下來的。